



关注江苏作家“群峰”(1)



编者按

“有些地方可能有一两位拔尖的作家,但那只是孤峰,而江苏作家是群峰,许多人都配得上这样的奖项。”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苏童前不久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,曾如是说。确实,江苏作家“群峰”的概念,早已被中国文学界认可。在本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,江苏作家就有10人作品参评,而进入最后几轮票选的,江苏作家的作品从数量上也占据绝对优势。从今天起,快报将推出专题,通过群像的扫描,告诉你江苏作家群峰到底有多“巍峨”。

作家简介

储福金,江苏宜兴人,现为江苏作协专业作家、一级作家。发表及出版长篇小说《黑白》《心之门》等十二部,中篇小说《裸野》《人之度》等五十多篇,短篇小说《彩·苔·枪》《缝补》等百余篇,散文集《禅院小憩》等两部,文学理论文章多篇,翻译成英、法、日、塞等文字翻译。获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度庄重文文学奖,江苏省政府文学艺术奖,紫金山文学奖等。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,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。

储福金

他们很用功

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家储福金谈江苏作家群,称整体实力强并非偶然

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储福金,是快报记者首先约到的“作家群峰”中的一位。此次他以作品《黑白·白之篇》获得茅奖提名,文学界还评价该作品为“堪比《儒林外史》的‘棋林外史’”。储福金平时很低调,但当快报记者把话题引向文学时,专注于写作的他侃侃而谈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刘磊

谈作品

我是中国文学界的围棋高手

此次,储福金凭借《黑白·白之篇》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,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不是单纯地写围棋,更重要的是通过围棋表现人生,反映中国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。而之所以选择围棋为切入点,与储福金的个人爱好息息相关。

记者:两部《黑白》,影响深远,听说您本人也是围棋高手?

储福金:我现在是业余围棋5段,属于强5段。业余组最高的级别就是6段,我可以与许多专业棋手对弈。用朋友的话说,我是中国文学界最会下棋的一个,又是中国围棋界最会写小说的一个。

记者:很早就接触围棋了吗?

储福金:我五六岁时学的是象棋,到了十一二岁开始转学围棋了。当时正处于“文革”时期,没有专业的比赛,有时朋友还开玩笑说,当时要有围棋比赛,估计现在就少了一个作家,多了一个国手了。

记者:为什么会选择以围棋为切入点创作小说?

储福金:我是和传统文化精神、人生境界的追求联系在一起描写的。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,唯有棋是有对手的,坐照、手谈、纹枰论道,高雅中包含着丰富的对立冲突的意味。而且多年来一直没有人尝试写过有关围棋的小说,我就把自己的优势发挥了出来。

记者:除了下棋,您平时还有其他爱好吗?

储福金:看书。我看书很杂,没有什么规律,中外文学作品都会看,有关传统文化的书籍也会涉猎。不过当代作家的作品,我涉猎的比较少。以前年轻的时候看得多一些,那时候会关注身边的人都在写什么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积累的增加,看得就越来越少,这样更有利于写自己的东西。而且在写作的时候,如果出现思路不畅,看书也是打开思路最好的方式。

谈群峰

江苏作家特点鲜明,而且都很用功

在第九届茅奖公布结果的当天,苏童对于江苏作家连续两届获奖并不意外,因为江苏作家队伍的优秀是全国闻名的。他还称江苏作家是群峰,许多人都配得上这样的奖项。对此,储福金相当认同。

记者:您觉得江苏作家为何具备如此强的实力?

储福金:江苏作家实力有目共睹,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点。一是江苏作家都比较用功,不管质量还是数量上,他们写的东西都很多,像范小青,已经出版发表了1千多万字的作品。叶兆言有句话说得最贴切,他说“作家就是写东西,所以天天都要写”。这就是许多江苏作家写作生活的写照。第二,从文学本体的角度来讲,江苏作家具有非常强的独特性,每个人都各有一套,非常鲜明,这是符合文学规律的现象,也让江苏作家特别容易凸显出来。

记者:江苏作家这种“天天写作”的习惯,是很久之前就养成的吧?

储福金:对的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,江苏就成立了青年创作组,像范小青、赵本夫、苏童、叶兆言等等,都是成员。当时进创作组还有硬性要求,就是每年发表5个短篇,或者2个中篇,亦或者3年出版发表1部长篇。那个时候各种发表渠道也不像现在这么多,对于许多人来说,要求有点高,但是我们都轻松地完成了任务,而且许多人是在短时间内把到退休时的指标都完成了。我记得有一年,我自己就发表了1部长篇,3个中篇,10个短篇。范小青发表的作品比我还多。这就能看出江苏作家群是多用功。



储福金是围棋高手

谈创作

我希望自己的每部作品都有独特性

从15岁开始文学创作,至今储福金已经码出四五百万字的作品。其中长篇小说《心之门》《奇异的情感》《羊群的领头狮》《紫楼十二钗》等,中篇小说集《神秘的蓝云湖》,散文集《禅院小憩》《放逐青春地》都有广泛的影响。而储福金并不满足,众多题材他都乐意去尝试。

记者:您是一位相当高产的作家,现在的创作状态如何?

储福金:以前特别勤奋的,之前也说了,我有一年发表了1部长篇,3个中篇,10个短篇。现在我已经60岁了,从身体的角度出发,不会再追求数量了,就是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独特性。这个独特性不单是表现形式上的,还包括想法上有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我也有一些要求,就是要不断突破自己。如果只是形式和想法上的雷同,那只能算是一种平行状态,不能算突破。

记者:为何如此看重独特性?

储福金:艺术创作的一切都是可以变化的,手法、形式、主题、人物、虚构、写实、语言等,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随时而变。但有一点是最基本的,无法改变,那就是独特性、独创性。否则不管披上了多么炫目的色彩,都摆脱不了平庸。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我在创作时就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,所以有人说我“有时候走得比较寂寞,走得比较孤独”。

记者:那现在还有新的作品在创作或尝试吗?

储福金:我的两部《黑白》之间间隔了7年。现在《黑白·白之篇》也才刚出版不久,我起码要再构思两三年,再开始新的创作。到时候肯定会跳出围棋。我现在还在写诗,今年已有一组诗发表了,我很开心,想多做一些尝试。

谈茅奖

中国文学已经关注文学本身的规律性

第八和第九届茅盾文学奖,江苏作家毕飞宇和苏童连续获奖。谈及此,储福金颇感欣慰,他直言作为南方作家的代表群体,江苏作家连续两届问鼎茅奖,是中国文学的巨大进步,说明中国文学已经开始着重关注文学本身的规律性了。

记者:据说这次《黑白·白之篇》在茅奖评选中名次很靠前,最终与茅奖擦肩,会失落吗?

储福金:也没有失落,不能把获奖作为写作的标准。没有获奖也是很正常的,毕竟奖项只有5个,太多了,而参与评选的作品有250多部,要经过六轮投票,才能产生最终的奖项。能够进入最后几轮票选,就是很幸运的事情了。

记者:江苏作家今年成绩特别突出,有10部作品参评,而且据说进入前40名的有6部之多,远远高出其他省份。您怎么看?

储福金:江苏作家整体的实力一直是全国比较拔尖的,连续两届获得茅奖,就是江苏作家实力的最好证明。

记者:一个省份的作家连续两年获奖,是比较少见的吧?

储福金:是比较少,这也说明中国文学越来越关注文学本身的规律性了。以前茅奖在评判标准上,可能更侧重主题性和社会性,往往是看作品的分量重不重。而北方作家的作品,在这个标准上具有许多共通性和优势,所以以前北方作家的作品获奖比较多。而南方作家的作品,尤其是江苏作家的作品,独特性比较鲜明,这更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。



作品节选

《黑白·白之篇》
□储福金

这天早晨,陶羊子下楼出门,如往常一样去居委会。小弄堂里人不多,都是熟悉面孔,互相点头微笑示意。往前走两条支弄,那里有一处具有革命意义的纪念馆,常会有老师带着一群学生来纪念馆参观。眼下馆还没到开门时间,陶羊子走近时,听到尖尖的“吱呀”一声,响得突然,不免引他看一眼,支弄里并无人在,或许是人进去的开门声吧,其实这一声也平常,只是声音呼应了陶羊子心底的一点感觉。

算起来,陶羊子在棋盘前对落子声感应的日子,已过去大半年时间了。不去想,也快忘记了。便是想起,也渐渐模糊了。他曾经等着会有什么发生,慢慢地还有所渴望,不管什么事,一旦落下,也就安心了。后来他也觉得自己可笑,也许是单独生活的时间长了,虚幻的感觉便生成了,虽然他的人生经历了许多境遇,还是有那所谓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吧。

